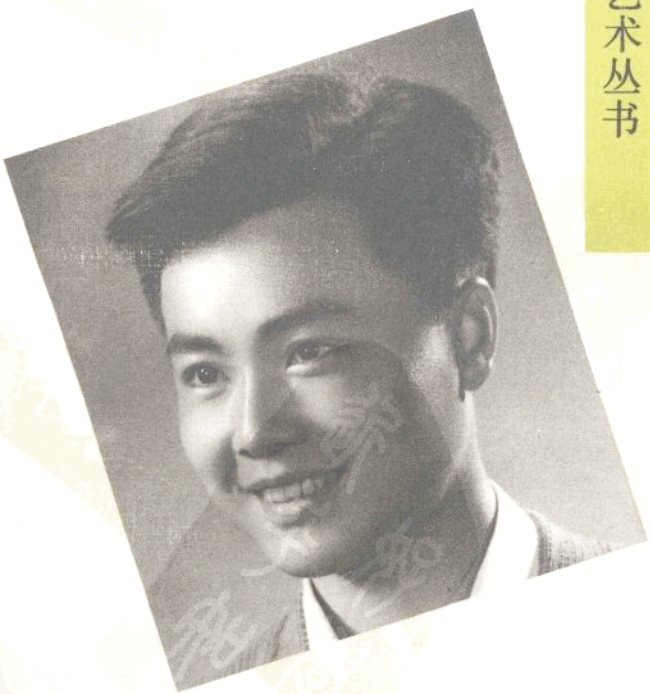


天赋 机遇 勤奋

——张辉的艺术道路



江苏文化艺术丛书



(苏)新登字007号

天赋·机遇·勤奋——张辉的艺术道路

作者：大 计

编辑：江苏文化艺术丛书编辑部

(南京青岛路1号 邮政编码：210008)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印刷者：83470部队印刷厂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6.25 插页2

字数140,000 1993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464—X/1·443

定 价：3.5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江苏素称“人文荟萃”之地，也是一个戏剧大省。历史上，江苏的戏剧艺术在全国占有重要位置，产生过很多杰出的剧作家、表演艺术家、戏剧评论家和其他方面的优秀人才。他们所创作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所撰写的对戏剧艺术的精辟论述，以及经过长期演出实践凝聚起的艺术结晶，经前人整理、保存，代代相传，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今天，江苏的戏剧队伍在全省的文化艺术队伍中仍占有重要位置，拥有不少在全国乃至国际上享有盛誉的著名剧作家、表演艺术家、戏剧评论家、导演艺术家以及音乐设计、舞美设计等方面的专家。他们在剧坛艺苑勤苦耕耘，以自己的智慧、汗水和心血，浇培出朵朵引人瞩目的鲜花，装点起戏剧界姹紫嫣红的春天；他们在漫长而艰辛的艺术创造和艺术实践道路上，为本剧种，也为自己，竖起了一座座新的里程碑。他们将自己的青春乃至毕生精力献给了戏剧事业，献给了酷爱戏剧艺术的广大人民。

他们创造的精神文化财富弥足珍贵。为了使这些宝贵的财富能够保留下来，这些年，省文化艺术研究所和省艺术档案馆已陆续将部分著名表演艺术家的代表性剧目摄制成录像

资料，这项工作将继续做下去。但仅有录像资料还难以将表演艺术家的艺术实践结晶完整地、系统地表述清楚。他们在人生道路和艺术道路上艰辛跋涉的历程，更难以通过录像详加阐述。而这些，对于全面了解一个著名表演艺术家的经历与造诣，也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剧作家创作的剧本，导演、音乐、舞美等方面专家二度创作的剧目，有的固然可以将舞台演出录像保存，但有不少剧目已不再上演，有的已散于各地，有必要分别选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和文稿结集保存。对于戏剧评论家所发表的一些立论准确，见解精辟，对振兴我省戏剧事业确有指导与促进作用的论述，自然也具有结集保存的价值。

为此，江苏省文化艺术丛书编委会计划编辑、出版一套《江苏文化艺术丛书》，暂定我省著名剧作者、表演艺术家及其他方面的代表性人物若干人，每人一册。《丛书》的内容既要有纪实性，也要有可读性；既要有审美价值，也要有研究价值。

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对列入选题的我省戏剧界著名人士固然可以带来一些慰藉，对我省广大戏剧工作者也将起到一定的激励与鼓舞作用。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和艺术结晶相继脱稿付梓，既可应用于当代，也将流传于后世，对振兴与繁荣我省的戏剧事业必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编辑出版《文化艺术丛书》是一项浩繁的文化建设工程，限于人力和财力，困难很多。对于热忱关注并切实支持这项工作的机关、团体、部门和个人，特别是承担这套《丛书》出版的江苏文艺出版社，我们表示衷心感谢；同时，我们当以戏剧界前辈、专家们勇于献身戏剧事业的精神为榜样，知难而上，奋力进取，以求得这项计划的逐一落实。

目 录

- [2] 一、“我的财产就是我的几个孩子”
- [11] 二、牧童的悲欢
- [21] 三、心底的萌芽
- [31] 四、考进戏剧学校
- [40] 五、剧校生活
- [52] 六、在文工团的日子
- [64] 七、曙光照耀
- [74] 八、银幕上兴起一颗新星
- [85] 九、主演《铁窗烈火》
- [98] 十、英俊、强悍的藏王松赞干布
- [108] 十一、成熟的地下党负责人宗国华
- [121] 十二、十年梦魇
- [133] 十三、恢复艺术生命
- [144] 十四、这一个阿Q
- [157] 十五、心愿

附 录:

- | | | |
|---------|------------------|-----|
| 〔 163 〕 | 我演《家》里的高觉慧 | 张 辉 |
| 〔 168 〕 | 光辉的共产党人形象 | 董友道 |
| 〔 172 〕 | 我演阿Q | 张 辉 |
| 〔 177 〕 | 突破是他多年的愿望 | 吕 佳 |
| 〔 180 〕 | 在大阪看日本同行演出《阿Q正传》 | 张 辉 |
| 〔 188 〕 | 张辉艺术活动简历 | |

五十年代中期，在神州群星璀璨的银幕上，蓦然升起了一颗耀眼夺目的新星。

电影《家》中三少爷觉慧的扮演者，《铁窗烈火》中工人领袖张少华的扮演者，《风从东方来》中留学生王晓的扮演者——张辉。

他那纯真清新的面容，真挚亲切的表演，潇洒倜傥的风度，形成了独具风采的魅力，深深地印在人们的心上。

这颗新星，是如何跃上星空的，他来自何方，又将去向何方？

一 “我的财产就是我的几个孩子”

不平常的一夜——龙脉——一碗
稀饭——到乡下

凌晨三点钟光景，天色依然漆黑，没有透出一线光亮。黑黢黢的牛棚，神秘地蹲伏着。

新卿（张辉童年的名字）站在夜色中，睡意未消。但对新的生活，又有点新鲜感。这是新卿这小牛倌上任的第一天。他往手心里呵了口气，搓搓手，等着小长工满灶把牛牵出来。

一前一后出来一公一母两头庞然大物。

满灶拍拍公牛的脑门，牛头便低俯下来。

“新卿，看我的！”

满灶一眨眼爬上牛头，牛头一掀，将他送上牛背。

好象在学校上体育课。对于上牛背的技巧动作，新卿感到既新奇又有几分胆怯。

他俩赶着牛向村外走去。

满灶骑在壮健的公牛背上，新卿手牵着温驯的母牛。

一段绳子，将一个小人和一头大牛联在一起，那大的居然还跟着小的走，对于这一点，新卿总有点半信半疑。不过他当上了小放牛，是确凿无疑的了！

前方闪闪烁烁、一串一串，是——鬼火！新卿的头皮一麻。

仗着还有个满灶，他仍旧朝前走着。

那鬼火极轻。人一走近，即被人的气息吹起，飘飘忽忽地向远处闪去，仿佛在和人捉迷藏。

牛却受了惊，跑起来了。连满灶这样的老把式都差点掉下来。

幸好田埂及时拐向了另一边。新卿才呼哧呼哧地追上了他们。

觅到了一片好草，牛儿吃草去了。新卿躺在草丛上，眼望着辽阔的夜空。头顶上乌黑乌黑。左边，一片乌黑。右边，乌黑一片。再看天地相接处，还是乌黑乌黑。可有一丝光亮的缝隙么？

……

新卿清晰地记得，大哥、姐姐出门的那天晚上，夜色也是这般浓重……

家里的灯一直亮着。屋里乱糟糟的。母亲和姐姐在翻拣衣服。她们的身影投在墙壁上，一忽儿大，一忽儿小，动荡不定。

父亲坐在堂屋里，缓缓地和大哥说着话。大哥恭敬地听着。

大哥快二十岁了，那身架，那神气，在新卿看来完全是个大人了。父亲的话，新卿有些听不大懂，但是有的话，他怎么也忘不了。无论是少年、成年，还是老年。

“我这一辈子，没有什么财产。我的财产就是我的几个孩子。日后你们有出息了，我们两老还能靠靠你们，否则就这么过苦日子了。日本人来啦，飞机攒炸弹，生死难保呵！你们两个大的，已经成人，就自己到内地去寻条活路吧。我和你母亲，还有下面三个小的，老的老，小的小，走也走不

快，跑也跑不动，就在老家呆着。我们全家分作两处……总有一处活下来吧。弄好了，兴许两处都活了呢……”

“美孚”灯光一闪一闪的，映着父亲和大哥的脸。看到大哥含着泪，自己的眼睛也模糊起来了。他眨了几下眼，巴巴地望着大哥。同时紧紧地搂着小妹妹，又紧挨着二哥。好象偎在灶边的小猫，想温暖些，再温暖些。

大门口。“张泰兴浇花坊”的牌子在黑暗中看不分明。大哥、姐姐踏在石板路上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了……

夜的寒气侵入了新卿的衣服，渗进了他的肌肤……

那天夜里，家里的灯光很亮很亮；那天夜里，外面的世界很暗很暗。过了那亮得晃眼又暗得吓人的一夜后，家里的日子完全变了样。而那曾是个多么明亮、多么温暖的家啊……

河东街，郭家弄12号。浙江硖石镇。

硖石，是值得每个硖石人留恋、自豪的。它是浙江省海宁县（现改市）的一个重镇，拥有东山、西山两座风景宜人的小山，两山之间流泻着一条轻快的小河，镇上的房屋、街道沿河而筑。硖石，山清水秀，地灵人杰。古往今来，出了许多极有造诣的文学艺术和科研人才。

硖石，连小孩都知道它得名的由来。传说东西两山原是一座山，当年秦始皇东巡到此，见山有“皇气”，恐日后生事，便发囚徒十万开凿，以切断“龙脉”，于是分为东、西两山，而“硖石”也从此得名——石夹石，最初也叫过硖谷。

若说硖石的山是条龙脉，那它一定是条火龙。当时硖石镇的街道和建筑恰恰合成一个“火”字。这在东山上往下望，看得很清楚。硖石的确常常失火。因此镇上的那支救火

队也颇为有名。有一次夜里发大火，新卿的父亲爬到东山上看过。只见两条凶猛的火舌左腾右跃，窜到哪里哪里着。整个一条街都毁了。唯有一家豆腐店保存了下来。店里只有一个孤老头，一个孤老太。据说他俩心地善良，平时乐意施舍穷人，豆腐做得最好吃，价钱也公道，所以才能消灾避难。豆腐店隔壁是家酱油店，情急之中曾用酱油扑火，终因酱油有限，还是烧掉了。

听父亲讲这些“老话”，真是神乎其神哪！新卿还听过一个“张尚书谋反”的故事。

硖石西山脚下有座庙，叫“西寺”。寺前有条街向南延伸，叫“西寺街”。街被一条河流横穿，叫“西寺河”。河上有座桥，叫“西寺桥”。西寺前有两个经幢。经幢后有两口井。再后面是“大雄宝殿”。整个庙宇结构庄严巍峨。

大约是在清代初年，有个姓张的硖石人，在京都做了尚书，人称张尚书。他图谋推翻清廷，在家乡招兵买马，准备起事。连“皇宫”也造好了，这便是“西寺”。它是按龙体来造的。西寺河为两条“龙须”，西寺桥为“龙舌”，寺前两个经幢为“龙角”，经幢后的两口井为“龙眼”，大雄宝殿为“龙头”，也就是“金銮殿”，殿后有条黄荡河，为“龙身”。

张尚书有一双能飞的神靴，穿上后从硖石到京城只须片刻功夫。这样，他每天仍然可以按时上朝。“谋反”一事，未被察觉。

一日，有个和尚前来，嚷着要见张尚书。张不见。和尚又喊：“数日之内，你必有杀身之祸！”张闻报，便请和尚入内。和尚说：“数日之内，你将遭遇‘血光之灾’。”

“请问能否躲避？”和尚答：“唯一的办法，便是进入佛

门。”说完话，一阵清风，和尚不见了。张十分惊讶。

第二天清晨，张尚书穿好神靴，正要上朝。他夫人刚好生下了一个男孩。他满心欢喜，一脚踏进产房去看儿子，不料冲犯了“血光”，靴子神功便失去效应。待要上朝，已是万水千山，不能飞越了。他紧张地意识到事情要败露。再去找和尚，哪里还见踪影。

果然，朝廷发现张连朝都不上，钦命追查。然而张尚书已经遁入空门了。整个皇宫也已改成“西寺”，查无实据了。张家的财宝则尽数转移到西山鼋鼉洞下的石壁之中。据说那石壁便是门。

如何开门呢？有两种说法。

一、要寻得一根黄荡河边生长的三尺三寸长的没节的芦苇来，这就是开门的钥匙。

二、西山上有种草叫“骨牌草”。样子象野韭菜，比野韭菜稍短。它结的子是包在叶子上的，点点黄。有时可以形成骨牌状。要把它凑成一副牌，那么就成了钥匙。拿来往壁上砸去，门就会开。

新卿在家境艰难的时候，曾经几次去找那种芦苇，去凑那副骨牌，终不成功。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

硖石真是个好去处，青山绿水，处处都隐藏着奇妙的故事。还有什么糊涂人的故事，狐狸精的故事……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要是有人搜集起来编成书，怕是厚厚的一大本吧。

硖石的东山顶上有座七层古塔，叫智标塔。由于年代久远，饱经风霜雨雪，底层已是断壁颓垣，木结构裸露。不过依然颤巍巍地屹立在山顶，成为硖石的象征。可惜“文革”

中被炸毁。前山有不少神庙，古塔脚下是星宿殿，再下面有阎王殿，山腰有碧云寺，山麓有东岳庙，庙前有座大戏台。每年秋天总要酬神演戏。

然而孩子们平时最喜欢的地方要数徐志摩的墓地，因为在庙里不便耍闹，在墓地却自由自在，可以翻筋斗、捉迷藏。墓在半山左侧，草木繁茂，环境幽静，站立在刻有一盆万年青的墓石上向四周望去，一派田园风光，令人心旷神怡，小伙伴们放学后只要谁说一声：“走呵，上徐志摩那里去！”大家就你追我赶，一路小跑来到这里。捉迷藏、采毛栗、抓知了、逮蚱蜢，玩得个不亦乐乎，然后翻过山头，尽兴而归。

新卿的家就在东山山麓。门前有一条清澈的小河，缓缓地流向东山脚下。推开东门，门左有株树干几个人也合抱不过来的高大皂荚树，浓荫盖满半屋子。抬头便可眺望东山上宛如在白云间飘动的高塔，有时还有苍鹰在塔旁飞翔盘旋。还可以听到寺中传来荡悠悠的钟声。

父亲经营着一家小手工业作坊。家门口挂着一块铁皮招牌：“张泰兴浇花坊”。所谓“浇花”，是一种手工工艺。旧式花布，在染色前，先用石灰浆（用黄豆粉调制）浇上花样，晒干后，凡有石灰浆的地方染不上色，刮去石灰，便形成色底白花。染红色就成为红底白花，染蓝色就成为蓝底白花。浇花坊就是接受染坊为之加工浇石灰浆花的作坊。

这种老式的色布花样，以它独特的民族民间形式和艺术风格，在现代妇女服饰中别树一帜，可是当时在日本的东洋花标布倾销下，显得落后。只有少数人家还用来做被面和帐子。至于做成衣裤，只有少数农村姑娘、媳妇了。父亲所以还抱残守缺，维持着这家作坊，完全是为了撑门面。浇花收

入是很有限制的，一家大小开支却不小，有着作坊，外边人不知底细，还以为有一定的家底。向人借债，人家比较放心。事实上，父亲已背上近千元债务了。

浇石灰浆要刻花纸版。花样有凤采牡丹、鸳鸯嬉莲等等。父亲不仅善于浇花，而且还会刻这种纸版。从纸版的制作（用绵纸一层涂上柿漆、桐油裱成）到刻花工具的打制（用钢片打磨），以至雕刻花纹，都亲自动手。每当夜深人静，大家已经入睡，父亲还在一盏“美孚”灯下，戴着老花眼镜，笃笃……笃笃……伏在案上不断地刻花。每当望见暗黄灯光下父亲的身影，新卿心头总会泛起一种亲子之情，想到父亲的操劳。因此平时放学回家，总帮着家里干活。为了奖励孩子，父亲有时会从大街上江家馄饨店里买一块“扎肉”回来。这是一种长方形的用“咸水草”（灯草茎）扎起来，放在陶制缸里焖煮的红烧肉，也叫“缸肉”。肉香扑鼻，是令人难忘的美味。

母亲王应椿，原在嘉兴农村，随外婆来到硖石，母女俩替人缝衣度日，后来凭媒嫁给父亲。她料理家务十分能干，邻里相处也很融洽。因为父亲辈分大，邻居都喊她“新大妈”。几个孩子读书都很用功，乡亲们总说这几个孩子有出息，这也是向人借债的一种“保证”。一家人粗茶淡饭，却也充满希望。日子，就象门前那条小河，平静地流淌着，流淌着……

日寇的铁蹄踏碎了多少人家的良辰美景。

硖石几次遭到日机的轰炸。

学校停课。

大哥、大姐在一个黑黑的晚上去了内地。接着上海沦陷，东南沿海也遭敌寇铁蹄蹂躏。同内地音信断绝。家里从

此和两个大儿女失去联系。

父亲、母亲拖着三个小儿女，东躲西避。硖石南郊、上海租界……

郭家弄的房子，连同那样高大的皂荚树，敌人为了扫清射界，夷为平地。

父亲多年心血刻制的几百张印花纸版，付之一炬。

真是国破家亡呵！

从此父亲再也无力重操旧业。只能找些临时的工作谋生。为了生活，才十三岁的二哥，托人介绍到上海一家运输公司当学徒。家里还有二个老的、二个小的四口人。

一家人虽没有在敌人的炮火和烧杀中丧生，却挣脱不了饥饿的魔爪。

一次，父亲外出谋生，几天未归。家里已无粒米，再也揭不开锅了。母亲带着两个小孩子饿得只好上床躺着。就这样整整躺了一天。到晚上，为邻居发觉，端过来半茶缸稀饭。母亲要孩子们吃，孩子们要母亲吃。推来推去的，那半茶缸稀饭，由热转温，由温变凉，谁也没有动一动。最后全家一起抱头痛哭。

父亲眼睁睁看着自己一个男子汉，一个当家人，却养不活妻子儿女，急得好几次晚上不回家，在外面转啊，转啊，徘徊在生与死的门槛之间……

恰在此时，嘉兴乡下带来了信息，母亲的表妹死了。于是全家人去奔丧。乡亲们让他们在一座庙里安下了家，又把自家的孩子领来，请父亲教他们识字，收一些学费，于是父亲就当上了“教书先生”。新卿和妹妹也跟着一起识字。

父亲的文化程度不高，小时读过私塾。但靠翻翻字典，也还可以教教《百家姓》、《千字文》、《孟子》。总算可以

糊口了。但这样的日子也只过了半年左右。在日伪统治下，农村日益萧条，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紧。加上疾病流行，血吸虫、疟疾、痢疾猖獗。眼看着村里一个灶头，一个灶头地不冒烟了。第二年，乡亲们便无力再送孩子来读书了。只有几个亲戚家的孩子还是来，是属于“接济”性质的。

为了减少一张吃饭的嘴，父母和景秋娘舅家商定了，让新卿到他家去当小放牛。新卿那年才十二岁。

景娘舅是母亲远房表妹的丈夫，按理新卿该叫他姨父，因为是招女婿，就叫他娘舅，是个地主。

二 牧童的悲欢

“龙虎斗”——新伙伴——妹妹之死——金钩李胡子

.....

渐渐地，天光大亮了。

远处的小河浜、石板桥、竹篱、茅舍，清晰可辨。依然是嘉兴外婆家的村子。可是，“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欣喜，“糖一包，果一包”的甜蜜，如今在哪儿呢？新卿也算是跨进了“娘舅”家门槛，一切却变得陌生起来。

陌生的日子。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

那乳鸟依恋的小巢，那书声琅琅的小学校，那百玩不厌的小山，那意趣相投的小伙伴，仿佛都还在身畔，却又遥远得好象一个个幻影。

有时，新卿干完了手中的活，不免坐下来想得出神。

“‘龙虎斗！’新卿，快去看，那边‘龙虎斗’！”满灶不知几时绕到身后，激动地悄声说。

新卿立刻站了起来。

一条毒蛇，和一只癞蛤蟆，隔着一尺多宽的水渠，正紧张地对峙着。

一方挺直着上半身，吞吐着舌信子；一方暴突着毒疙瘩，起伏着大肚子。优胜劣败，弱肉强食，形势逼人。双方都集中起全副身心，斗勇斗智。一个为了生存，一个为了活